

翠袖 查小欣

二零零三年，張國榮一躍而下。哥哥被抑鬱症所殺，令全城認識及正面看待抑鬱症，他離世十年間，大眾改變對抑鬱症的負面觀念，令抑鬱症患者不會受到歧視，哥哥在人間的使命除了帶來經典金曲、好看的電影娛樂大家外，他的另一項使命就是要幫助抑鬱症患者得到外界的體諒和接受。

張國榮·繼續寵愛

一代巨星，雖已歸塵土，但精神仍在，影響深遠，逝世十周年，歌迷對哥哥的思念從未間斷，今年哥哥生前好友兼經理人陳淑芬將為哥哥舉行三大紀念活動及推出七款紀念品。首個活動於三月二十九日啟動，直至五月一日在時代廣場舉行的「繼續寵愛·十年」紀念展覽，哥哥好友唐德地特拿出哥哥的戲服展覽，並會舉行一個壯舉，就是展出內地榮耀迷的紙鶴，登上世界健力士大全，為榮耀迷對哥哥的懷念烙下永久的印記。

不同時代的美

對天命而言，這個成語正好帶出在不同的時代，甚至對不同的人來說，美麗的定義，也各有不同的標準，其實就連八字學說，也反映着相近的有趣現象：以傳統的算命理論為例，八字有「正官」、「七殺」、「食神」及「傷官」為美女特徵。「正官」的女生美得來端莊，「七殺」美在體態誘人，「食神」及「傷官」則是一種聰明靈秀的吸引力，令人感覺如沐春風。

天言 楊天命

成語「燕瘦環肥」中的「燕瘦」，乃指漢朝飛燕，「環肥」者，則是大家熟悉唐明皇寵妃楊玉環，據說她的體態豐腴，把帝王迷得「三千寵愛在一身」，所以她到底有多「肥」，向來也是史家津津樂道的研究題目。

舉重若輕與苦中作樂

琴台 彥火

有一成語叫「舉重若輕」。平生遇到舉重若輕的人不多，首先我自己就做不到。周有光先生就有這個能耐。世界上什麼多大多難的問題，在他的眼中，都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再苦再難再黑暗的事，他都可以轉為「苦中作樂」、「難中取易」、「暗中看明」。

周老卻另有一番感受。提起「五七幹校」的勞動改造，他經常說起「樁樁咄咄怪事」……林彪死的第二天開大會。中午特別熱，我們開會又很長，我就戴了一頂大草帽預備中。午用。開到大概九點半鐘的時候，上面飛來許多大雁，這在煙囪多的北京看不見，在寧夏可以看見。幾千、幾萬隻大雁飛來，蓋天鋪地，飛到我們頭上時，有一隻大雁一聲怪叫，大雁們都下大便，像雨一樣下來，我的草帽上全是大便，袖子上面也搞了一

那些不戴帽子的人不得了，大雁的大便黏得不得了，黏在頭髮裡，洗都洗不乾淨。像這樣的事，人家說要一萬年才碰到一次啊。這個事情是沒有多大特別意義的，可是要遇到這樣的一個怪事，是很難的。

周老頭上着大雁的糞便，不視作倒霉、狼狽的事，卻視作怪事、趣事。可見其心態與常人的迥異。周老深諳苦中作樂之道，他說起一段在「勞改」時，和七十一歲的教育家林漢達被派去看高梁地時的往事。某一天，林老周老一個常談問題：「未亡人」、「遺孀」、「寡婦」哪一種說法好？

周老說，從前有一部外國電影，譯名《風流寡婦》，如果改為《風流遺孀》，觀眾可能要減少一半……兩人最後一致同意，語文大眾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語化、規範化。這還不光是苦中作樂，難得的是，苦中作樂之餘，還探討嚴肅的文化課題。兩人談話的結語，最後以「語言應該走向大眾化」為依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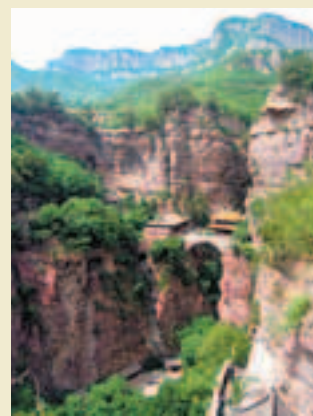
山關鄉河 憂思如水

然能在山坡上看到17師官兵修建的掩體，有的像彈坑，有的像石頭壘的圍牆，一處環形機槍掩體保存得最好。

日軍長期佔領井陘縣城，在多地還修建了據點。1941年，日偽軍搜捕抗日武裝，沿途對南北孤台、柿莊等進行掃蕩，前頭莊、蘆莊被燒光。當年乏驢嶺戰鬥結束後，很多陣亡官兵的屍骨被村民埋葬在雞架岩山的東溝掌。為緬懷這些抗日英雄，70多年來，很多村民每年11月都要到這裡祭奠，給英烈「送寒衣」。他們站成一排，向英烈深深鞠躬，一些老人還把冥紙放在石頭中間點燃……

井陘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無一不與國家命運相連，這個看似偏僻寧靜的地方，刻着每一個時代的痕跡。而我，一個晚輩、一個後來人，由於某種巧合，也早與這片山河結下不解之緣。在這個寒冷的冬天，在四處瀰漫的霧霾中，我站這裡，我極力想弄明白，如果井陘的山關水土能夠思想、說話，她會想些什麼，她會講出什麼樣的話語，她如何感知和評論兩千多年來的朝代更迭、戰亂頻仍、社會變遷？我更想知道，霧霾中的井陘，霧霾裡的中國，未來將會怎樣？為了走向光明、自由與進步，我們還需要闖過多少險關，走過多少渡口？還有什麼樣的災禍和困阻在前方等着我們？

1982年，我曾經徒步在井陘漫遊，途中寫下了一首詩，權且把此詩放在這裡，作為本文的尾聲吧：太行重山連山，鄉河遙遙暮雲間。惆悵秋風思萬里，天涯望斷走著關。



井陘在古代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網上圖片

上井陘關。」後來，譚嗣同寫出了氣貫長虹的名著《仁學》，批判專制制度，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他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媚大盜。」1898年6月，光緒詔告天下，宣佈變法，譚應召抵京，參議新政。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戊戌變法失敗。「嗣同聞變，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7天後，譚等幾位志士於北京菜市口英勇就義。

對譚嗣同，我心中充滿了敬慕。我常想，在那樣一個王朝的末年，在那樣一個腐朽沒落的年代，居然誕生了這樣一位思想深邃、見解卓越、氣概昂揚、敢作敢為的大英雄。同時我也無數次設想，如果當年權貴集團和守舊勢力不蓄意阻撓，如果戊戌變法成功，近代中國會是怎樣？今日中國又會怎樣？別的不知道，但肯定不會有義和團運動，不會有八國聯軍，不會有辛丑條約，不會有軍閥割據、連年混戰，人民要減少多少流血犧牲，國家要免多少屈辱和損失呀。令今日已有識之士夢寐以求的憲政理想，肯定早已落成。一個立足於現代政治根基之上的中國，必是一個強大的國家，雄居於世界的東方。

可歷史偏偏是另一種樣子。譚嗣同啊，你不僅不幸，也是可悲的，因為你的血，還有後來追隨你的許多人的血，流遍了大地，染紅了山河，卻對這個國家殊少改變。而你留下了足跡和詩句的井陘，也同樣感受着變法失敗的中國苦澀。政治黑暗，腐敗污濁，民心不振，國勢衰微，八國聯軍的鐵路，很快便蹂躪到這裡，幾十年之後，這裡又遭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1937年，侵華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後，又進攻山西。當年10月，日軍一部由石門出發，進犯井陘，欲西出娘子關。國民革命軍38軍17師奉命在乏驢嶺一帶抗擊，血戰9晝夜，給日軍以重大殺傷，遲滯了日軍西進的計劃。直到今天，人們仍

歷史是沉重的，在後代人審視的目光中，有時又是多義的。而我個人與井陘、與這條路的關聯，也不輕淺。

事情要追溯到1975年。那一年，我17歲，在省城第24中學讀高中。當時還是「文革」時期，整個高中階段一會學工，一會學農，沒有正經上過幾節課。為了讓學生更貼近農村生活，學校在井陘胡家灘一座山腰上蓋了兩排平房，設立了分校。當年5月的一天，我和同班同學同乘一輛大卡車，翻山越嶺向分校駛來。中途經過孤台時，一條明亮、幽靜的小河，不期然撞入我的眼簾，剎那間便牢牢抓住了我。兩個星期後，我和幾個同學徒步走了十多里山路，又來到這條小河旁。同學們都歡呼着跳進水裡游泳了，我卻又往上游走了一程，在一塊伸入河水的岩石上，在一個少年的莫名憂傷中，默默地伴水而坐直到天晚。從此，這條明滅着一身淺藍色的碎光靜靜流淌的小河，就不再僅僅行走於太行山了。

高中畢業後，我就下鄉了，後來回城，進了工廠，曾幾次利用節假日的時間，來看望這條小河。1988年，我到報社當了記者，採訪的第一個縣就是井陘縣，寫的第一篇稿件，也是關於井陘的。

而今天，我並不是為憑吊古戰場而來，也不單單在感懷自己的青春已逝，此刻我懷想最多的一個人，是譚嗣同。1889年，譚嗣同由蘭州去往京師，翻越太行山時走的正是井陘關。當看到飽經風雨的山梁、殘舊的關隘、滿是滄桑記憶的古驛道、道路上那些被戰車和軍馬踏磨得青光反照的石板及深嵌的轍痕，他思緒萬千，賦詩一首：「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驅車燕趙間。無限蒼茫懷古意，題詩獨

出河北省會石家莊，西行40公里，便是素有「太行八陘第五陘」之稱的井陘縣。

陘者，山脈中斷之處，是為山口。遠在秦代，井陘已置縣，因地形而得名。《太平寰宇記》稱：「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陘，故謂之井陘。」看地圖可知，太行山橫亘八百餘里，猶如一道屏障，擋在華北平原與西北地區之間，井陘長生口、核桃園、微水一帶恰恰處於群山縫隙處，修有古驛路，號「燕晉通衢」，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因之，歷史上許多大事件發生在這裡，就不足為奇了。

一個裹着輕霧的冬日，我騎着自行車來到井陘，站在甘洵河口，我任憑自己的思緒如潮水奔流。

《井陘縣志》載，該地戰國時屬中山國，公元前295年，趙、齊、燕滅中山，井陘歸屬趙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出巡，亡於沙丘，遺體由丞相李斯等護送，經井陘回歸咸陽。6年後，漢將韓信在此面對20萬趙軍，卻背對河水列陣迎敵，使部下「置之亡地而後存」，「背水一戰」由此著名。我現在站立的地方，就是當年漢軍的陣地，而剛才路過的上安、東天門，就是當年韓信部下追擊潰敗中的趙軍的戰場。654年，井陘大雨如注，河水氾濫。755年，安祿山叛唐，進將士數千人守井陘口。1644年，李自成起義大軍經由此地湧入華北平原，幾個月後，李兵敗北京，也是經由此路退守山西，不知他當時如何反省「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825年，飛蝗蔽天，從東而西飛來，秋禾幾被食盡。1901年，八國聯軍德、法各一部襲擾井陘。幾千西洋人憑借槍炮竟侵入中國腹地如此深遠，但正是在井陘，侵略軍遭到頑強抵抗，被消滅1000餘人。

十年前一場病

生活語錄 吳康民

月來，坊間正在熱議發生在十年前的沙士大傳播，當年這個恐怖的疫症，奪去了香港近三百條寶貴的性命，包括一些在醫護前線的醫生和醫護人員。那時候，香港差不多成為死城，街上人人戴上口罩，酒樓飯店生意幾乎賣到絕市。香港雖然還未到「萬戶蕭條鬼唱歌」的地步，但市面商店「蕭疏」的情況，的確前所未見。

我的經歷，只有一次，是一九四三年。剛到粵北坪石鎮，進入搬遷至該地的中山大學就讀。當年坪石霍亂流行，鎮裡差不多家家有死人。因為當地人共飲北江水，衛生消毒不足，所以傳染極快。加上戰時缺醫缺藥，鎮裡只見哭聲震地，門口焚香燒衣，為死者祈福，氣氛極為恐怖。我們學生卻不敢出外就餐，都在宿舍內自行煮「煲仔飯」果腹。

東西

隨想 興國

東，在我們的了解裡，是指方向。東這個字，從甲骨文發展到小篆時，發生了一些筆劃的轉變。小篆的東字和如今的東字基本一樣，許慎就根據這個造型指出，東是日和水組合而成，太陽升到樹木的中央，表示東方。但仔細想想，太陽不管升到哪裡，只要來到中天，都是在東，我們都看日出美景時，都喜歡從山裡看，那麼，東為什麼不用山和日來組成呢？

左安民在《細說漢字》便說，許慎錯了，因為甲骨文的東字，那個後來發展為日的兩頭，是像一個繫起來的口袋，而在金文裡，這個口袋更是裝了不少直的和橫的線條來代表物品。所以，東這個字原來不是指方向，而是指物品，就是現在我們說的東西。

所以東這個指方向的字，是後來的假借，把東西的東用來指東方的東。因此便有了後來的主人家家坐東方，賓客坐西方的「東家」和「西賓」的說法。而西這個字，甲骨文和金文就像一個鳥巢，到了小篆的字，更加複雜，上面加了彎彎曲曲的線條，用來代表一隻鳥，下面是鳥巢。因此，西這個字的原來意義，就是鳥在鳥巢上，棲息也。所以用來指方向的西字，也是個假借字。東和西是相反的方向，但東西兩個字合用時，就有不同的意義，可以是從東到西，可以指四面八方，也可用來指附近，比如歐陽修就有詩說：「一念花意厚何以報，唯有醉倒花東西。」而薛濤也有詩說：「雪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這兩個組合在一起的詞，現代人用得最多的，我想是帶着情緒性的：你是什麼東西？

伊坂式人物迷宮

路地觀察 湯禎兆

與東野圭吾的處理手法稍有不同，伊坂幸太即編織小說內部的人物網絡圖時，往往較為明顯，而且很多時候是以兩兩相扣的方式來組織，A小說中的主角在B小說中可能成了配角，其或是過鏡式的開角，簡言之就是盡量不用浪費刻意經營的人物魅力，好讓他在不同文本時空中可以有重新的機會。

這種組織過程於處理人物的性格上，可以有僅取其形，又或是滲透發展的不同模式。在《死神的精神度》中，名為千葉的死神，職責是負責調查調查不同對象，然後決定他她是否值得及應該喪命。大抵是這種角色太過獨特，於是伊坂偶爾都會徵召千葉出場來預警作用，於《重力小丑》中小春及泉水兩兄弟，都分別曾與千葉擦身而過的體驗。至於在《魔王》中就來得更加明晰，擁有超能力的安藤，因為公司的電腦壞了，而器材管理部門派來的維修員，正好名叫小春。最終當安藤打算阻止極右傾向的政治家作出演說時，他在被其他異能者襲擊至死之前，正好在人叢中看到千葉，恰好呼應了千葉充任擔當的身份。

另一個耐人尋味的角色就是黑澤，他是《華麗人生》中的主角之一，正職是小偷，副業是偵探。《華麗人生》把弄的是數日間內發生，而且同步進行交錯的人物交叉敘事設計模式，可說是推理群像劇「考牌」之作。及後黑澤便背負以上兩重身份在不同作品中游走，於《重力小丑》中東水拜託他去調查名為葛城的一名男子身世，而在《Erista Story》中更重現一於《Scientific》中是主角，而在《洋芋片》中則成了今村及大西的靈魂導師。事實上，導演中村義洋更把原先出現在《華麗人生》中的情節，移花接木地轉移到《洋芋片》的電影版中去（一名青年人與黑澤討論牛頓力學的問題，但當時並沒有今村的名字出場）。而且小說《洋芋片》中，黑澤更與同時以小偷及偵探兩重身份登場。

至於在前後發展式的人物而言，則不得不提陣內了。他在《孩子們》中以主角登場，通篇寫得瀟灑，即使成為人質被困於打劫銀行的現場中，仍然毫無懼色高歌頌人，是伊坂筆下極為耀目的小說角色。後來在《沙沫》中，西嶋曾遇上三名奇怪的家事裁判調查員，會借書給少年人，而其實在《孩子們》的其他篇章中，陣內正好已成為家事裁判調查員，而且曾借了芥川龍之介的《侏儒的話》給同事武藤，陣內卻夾雜很多從公廁找下來的冷笑話，結果成功協助武藤與問題少年破冰。

伊坂式的人物網絡圖，正是如此一點一滴地編織而成。